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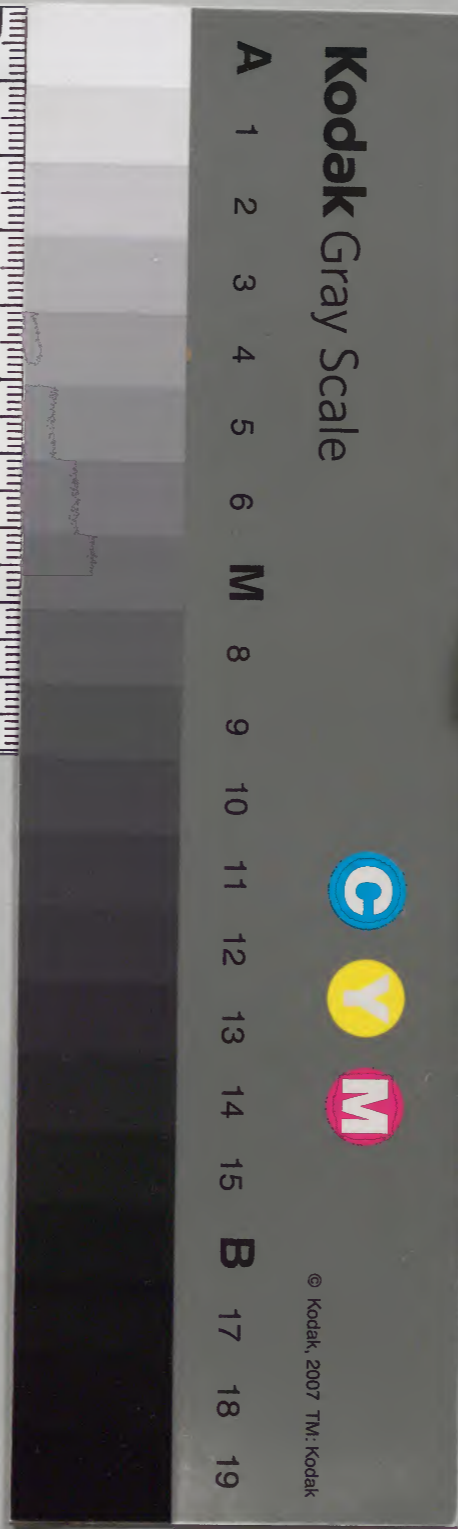
續耳譚

五

				漢書門
		三三三		
	四一	三三		
六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三三三	漢書
九	六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3	
冊數	6	(5)	
函號	309	128	



新刻續耳譚

五卷

詩鬼

太白山人

夢神授方

割股救嫡

人化虎

何吉陽

昭陵銀兔

蠟魔

升遐先兆

王貫

淺草文庫

祝京兆

閔王二生

滅蠶報

僧報饜饜

數止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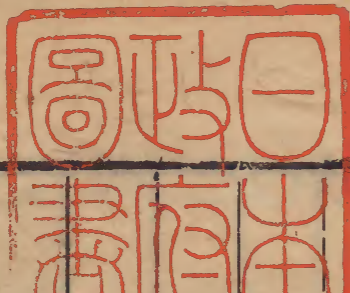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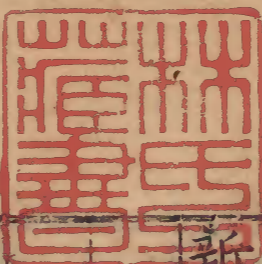
尤弘遠

梁澤

人妖公案

張潮

赤肚子



詩嘲朝臣

汝寧異燕

王逸季夢

刀筆辨

馬報仇

黠賊

理齋戲語

陳明遠

張氏子入冥

嚴震

唐玘

張都憲

幼女殺二虜

丹客

鬻柑

還孤地

施藥陰功

潘婦

誤死

竹月三無

男篩

尼計殺賊

子娶母

凌司寇殺儒

新羅僧

雌鴛投釜

桂林義姑

索柑駢語

詠尹字

誤解詩

辨潘四死

牛王

姓名戲

義鷹

賢夫人

神刀

廁生

僧化棺

兗州嶽廟

守銀犬

村民遇土地

王緝

靈芝

三足鼈

方學

周岐鳳

戚編脩

臨江狐

西山狐

程學士降筆

蔣生

盛氏怪

人為牛

顧鎮

王變

猪犬生兒

梓潼神

婦人生鬚

王主簿

雞精

取債子

姑嫂殺賊

續耳譚

慈谿劉 忬

烏程沈遴奇

全撰

沈徹垣

撫東戴君賜

叅訂

繡谷唐伯晟

校梓

詩鬼

東海屠儀部緯真禹曆初遊太末同友人寄宿一大家樓中主人同話至丙夜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足聲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選友人驚呼緯真遽問之云適有一巨手冷如冰鐵櫪吾面言訖驚怖異常緯真即起一手加其額一手按其脰而漫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爾縱

談通夕不然非英物也綿真詰以神化變幻之說空中一一相
答第不見形語訖吟一詩曰寒山驚旅魂年光疾如駛誰卧白
雲樓明月弄空水吟畢寂然此樓軒殿甲于城市語云高明之
家鬼瞰其室理或然耶是則鬼之風逸者矣屠緯真談

祝京兆

姑蘇祝京兆允明別號枝山生性恬寂築小圃蒔花卉日徜徉
其中書法道逸冠絕諸家有直指臨即囑有司索書不顧強之
再三乃潛出命童子駕輕舸携一琴一薰鑪匿蘆葦中追者操
筆研徧索至洲旁聞琴聲悠越始獲見遂據舸舳運肘如飛若
有神云周稚尊談

太白山人

太白孫一元自稱秦人放逸不羈徧歷名勝家于湖遂為湖人

嘗登岱嶽憇日觀視日出處大奇之駭叫狂走興至天口為詩
頃刻千言無不絕倒遊龍井醉題松間大石曰太白山人醉携
須彌山去其豪致若此又與殷雲霄泛西湖雲霄着方山冠山
人戴華陽巾被高士服把酒四望山人顧謂雲霄曰昔清蓮居
士李白與尚書郎張謂泛沔州南湖因改為郎官湖今日予與
子追蹤前事西湖固可名高士湖矣正德庚辰山人卒輿襯葬
之怪其輕甚豈翩翩羽化歟山人高致類古許叔玄劉孟卿諸
人真可謂蟬蛻塵溷者至今入桂瓢堂輒有青霞白石之思蓋
亦奇氣所鍾矣

閔王二生

烏程閔生文齊萬曆癸巳嘗飲胡姬肆側時潘司寇家奴陶洪
者挾胡姬劇飲故為老儒令戲閔閔大詬陶洪據上座呼同飲

惡少雷秀苛鞭閔數十圍郡洶洶諸生王紹基輩糾衆訴之戴
郡守朝用戴置不問諸生擁千餘復訴之督學君督學猶豫未
決諸生復具牒辭甚激烈恐罪首事者列名如八卦形鼓噪而
前紹基潛削髮披緇外加儒冠服正在詰辨忽去冠服作比丘
狀督學大為錯愕然僅薄遣陶洪文齊終怏怏成心疾丁酉浙
闈書道遙遊赤壁賦各一通又大書風花雪月四字揚拳而出
至今狂嘯未已也

夢神授方

若上沈玉陽司馬曩備兵西粵以征徭浪賊積勞疾鬱胞間疑
結不可解時駐梧州徧召諸名醫療之無效家衆正爾倉惶時
公子學憲公卧榻側忽夢一人銅冠野服呼語曰若父病但餌
木香五錢半夏三錢則愈矣覺以告公公即召諸醫與語皆大

驚愕不可公自念諸醫業罔濟遂堅意從夢中方諸醫皆曰果
爾罪不在吾儕公曰然遂將二品為末先御其半則腹大痛難
堪諸醫皆曰不用吾等言乃爾公曰已無柰矣又逾一二時去
宿穢甚夥頓覺爽豁又盡進前藥宿穢頓空藹然瘥矣公之貴
也每建巨伐食厚報雖當危迫天牖之矣

滅蠶報

武康徐七家每歲育蠶甚夥萬曆甲午夏蠶將老矣以桑值倍
常棄蠶于水而盡鬻桑操竒贏明年桑賤如土徐多蓄蠶業累
累上簇矣越數日蠶不一繭百方禳之忽攢成一繭大可如盤
極重不可舉自謂異瑞喜不自勝至暮火煌煌出繭中頃大震
一聲繭紛裂有黑物如鴉者無數逸于室間火大熾竟不可撲
咸謂滅蠶之報予家老蒼頭目覩言之詳

割股救嫡

震州張息耕配潘氏逮下有恩妾慎氏甚德之及息耕死嫡庶相依猶母女嫡疾貼危妾焚香祝神愿以身代竟不愈忽引青鋒割股肉投劑嫡遂差古江漢小星皆以詠嫡然直不妬已耳未有能致其感而以身報者雖然親病而子割股者世恒有之若妾為嫡則恥矣

僧報饑饉

隆慶間浙江驛前張信之肆中日炊饑饉出賃有僧至自稱僂芝山來每開籠先與一枚如是者三年已收足蒲團不復來自後信之三丘來來乞食食盡忽死隣里將挾詐僧已知即語徒曰檀越將有難予往救之爾為守戶遂出神附焉體焉甦望江口冉冉而去股于江信之卒免禍此與印空集所載因公報羅

賈事差類即所捐甚恥而亦一誠所感終食報云柳元貞談

人化虎

劍州李忠者卧病旬餘令其子市藥子歸而忠化為虎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趨出與母弟反望閉其室旋聞咆哮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時出時還數月後竟不還張岩房談莊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博物志曰江漢有羆人能化為虎蓋氣所感其異如此

數止此

廬陵彭思永始就舉時持金釧數隻棲于旅舍同舉者過之請出釧為玩客有墜其一釧于袖中者思永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思永曰數止此耳袖釧者揖而舉手忽釧墜于地衆服其量

何吉陽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其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散步庭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尤弘遠

鄉人尤弘遠居東城其隣莊氏有女奴與相悅私交信問願托終身後得嫁為遠妻遠妻妬悍日虐之又為諸厭勝法呪詛于神欲妾速死居無何妾果病死又歲餘而妻病久不瘥厭厭床褥家人勸于侍乃呼一里嫗使相伴宿及夜見一女子紅裳綠衫冉冉行至遠妻床前視之乃其妾也指妻身訝曰我命未合

死爾多為呪詛令我天歿情理慘廝我今控訴已得理于嶽司必追汝抵命明日晚間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訖而滅嫗平日往來尤氏熟識妾貌其衣乃殮時所服也聞語甚恐不能寐天明即去又兩日來問訊則遠妻果以次日之暮死死時呼腰痛嫗乃具言所見遠聞之心念妾寃而其妻往日所許誓願及文書之類甚多必為已累甚憂之素奉道乃日持誦玉皇經凡數百部謀建法事擇主行者禱于所事真武以珥玦卜之連舉數人皆名流不許最後舉玄紗觀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備極誠潔欲以謝前過後遠得病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遂隨而行路皆昏黑到一大門闕下扁曰嶽府入門隸粹遠跪于庭殿上王者叱問汝妻攀訴汝同為呪詛致妾非命汝知罪乎遠叩頭謝非已過王者呼左右押尤弘遠妻妾來証

之卒奉命去少選押至皆囚首桎梏跪階下王使對証徃復甚苦父之妻辭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汝為人正室生既妬虐強瀆鬼神死復誑妄干官府汝罪容可遣乎便令卒押送鄴都仍釋妾囚判送受生案王呼遠曰汝雖不知情然此婦人所為呪詛文案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荅王案旁一綠衣判官白王曰高真處已有文書來與準折過矣王令吏檢看乃啓一櫥櫥中文書叢沓吏抽一卷呈王王覽之俾授遠遠惶懼中不暇細讀但見朱字数行在紙尾王曰文移鄴都當云呈今乃云咨誤矣此雖行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有甲冑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靈官也二將謂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頷之靈官以足蹴遠背曰去遂得出後行冥晦中路數折入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遠詰問王者

言且還當入五瘟司去遠曰吾不知所謂五瘟但聞先天一氣耳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僧曰然汝知奉道而忘却佛耶這邊利害亦非細汝今得歸到家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負誦法華經六部回向乃可消滅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踰日矣即請六負僧皆年七十以上者誦經如數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經懺雖極冗不廢

昭陵銀鬼

陝西九鵬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于山見白兔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兔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暗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楨流注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竅有礙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為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兔宛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鬼

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白小人貧所賜
不足以贍願更益之于是恣意取之懷挾將出而路迷跬步莫
辨便舍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攜兔而出隧門旋閉僅有微罅民
歸隣居惡少年聞之者競到陵所迹其罅掘之杳不可窮事覺
皆被逮係民亦幾坐譴云

梁澤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士子梁澤以
氣自負常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出錢以賭之澤許諾以夜入
坐堂中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
久之不至澤便厲聲云何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
一青衣次一黃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識澤罵曰老魅敢數害
人青衣曰非敢然也乃見者自怖死耳澤曰汝何為者青衣曰

我筆也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衣低回未言
青衣代答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
東柱礎下汝等今來為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
一生履歷也令報公令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
處一時都滅澤便卧達曙諸友私謂必死來見之驚澤為說向
所見未信去將人操錘來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如故楮
幣都無一字及夕映視之跡瞭然從是廨中永無害怖澤後登
第為御史成化間巡山東以監試事誣謫官卒具如紙上語

蠍魔

西安有蠍魔寺塑大蠍于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
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僱客以女為言遂
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闈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

不應但見老蠍大如車輪卧于榻聞驚而出以白焉不信叱為妖妄閻請曰他日相公下堂願無警效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蠍伏榻上展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蠍魔所以夤緣見公者非敢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為魔得罪真道賴觀音大士救免于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忽然不見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人妖公案

都察院為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

剛侄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倣倣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為師將眉臉紋刺分作三柳帶一髮髻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繡鞋頂合包造飯苜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說恁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来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澗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苜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處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粧逃走乞飯婦人

五卷
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
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姦宿若有秉正不從者候
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鷄子一箇去清桃辛七箇柳辛
七箇俱燒灰新針一箇鐵槌搗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于女
子身上默念昏迷呪使其女子手足不動口不能言行奸畢又
念解昏呪女子方醒但有剛直怒罵者冲再三陪情女子含忍
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別處求姦此得計十年姦
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
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負高宣家詐稱
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為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本人仍畱在南
房內宿歇至更深時分有高宣婿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姦冲將
伊推打被趙文舉將冲摔倒在坑按住用手揣無胞乳摸有腎

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十
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姦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
押法司收問外乞 勅法司將本犯間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 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
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間擬
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拏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
來及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
眾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
保兼左都御史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
是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
務要上緊挨究海獲解來欽此

升遐先兆

弘治十七年蘇城專諸巷

俗名鑽

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

披籍看之言汝算未盡放令却回其家公室服用盡如人世但

怪王及卒吏皆着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為帶孝耳

百姓得活私為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

按玄

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未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俱入寢殿見上丹

輿甲馬引從而去後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

越半歲其事同

張潮

蘇學生張潮惟信成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疾死年止四十

二其女痛父之歿號慟隕絕良久復蘇云見父服朱袍張黃蓋

後一人青袍青蓋皆乘肩輿從者數十人呵殿而行女望見父

在輿中呼問所之曰吾今為衢州知府以正旦到任故急行耳

女垂涕問曰父今作官母女孤零無依何不挈之俱行也潮亦

泫然曰未也汝母壽應至七十五至期吾當自来領取吾在彼

左右之人對門暑襪舖王家女子頗淑慧吾欲取之又指示女

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崑山人姓張一太倉人姓王皆秀才也

與吾同選復同僚今俱赴任耳言訖馳去時王氏女正得疾甚

重未幾果死時有與張潮善者往吊聞女言如此

王貫

王貫字一之故蜀人係籍錦衣衛居京師舉成化丁未進士知

縣到任年餘有廉能稱一日忽語其妻徐氏曰吾當為此地城

隍行且與爾別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貫曰不然昨夢帝遣使

銜命來吾以家累多宦業未成力辭不得允勢必須去期在明

夕耳又呼其子永年囑之曰好事若母力為善人及明夕漏下

十數刻冠帶升堂召吏使鳴鼓集僚屬吏白深夜非時貫不聽

鼓竟同官畢集貫整容曰予得與諸公同事幸甚今受帝命為
城隍不得復相周旋荷諸公愛甚敢以妻子為托顧薄俸足以
為裝但少賜周旋令得歸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貫起向之再
拜曰予今非狂也今即行笑語訖還內沐浴公服端坐呼妻子
與訣了無慘憾容俄而自稱頭眩遂瞑目而逝及明顏色如生
同官為殮殯護其妻子還家京師醫士陳希恩貫妻甥也因說
張潮事及此

赤肚子

李道人者徽之黟人生于正德庚午望日甫十歲父歿道人肆
情酒色揮金不惜與俠妓鳳仙善中年病羸七載瀕死忽有丐
者門外呼曰小病行藥大病行工李因迎視丐以手摩其頂曰
若再革旬日必不救矣乃索鳧蛋五十酒一甕以右手接道人

膝左手且剥且吸頃刻而盡初接時皆聞道人骨若然有聲凡
坐七昼夜而病霍然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教
蓬頭也問宅里則東指海上而已于是道人與鳳仙皆卒業為
徒三年盡得其還丹修煉之術一日同登天目丐者忽不見道
人益虔奉之築庵于萬年縣居鳳仙為道姑而自棄妻子孳利
雲遊天下初走全州之湘山更歷太和山與元時閔道人共證
真修從此不着衣履雖嚴冬大雪赤身以為常人皆呼為赤肚
子云居十年轉入終南山與鐵帽道人為侶其年可數百不知
何許人又十年之匡廬途遇老者跪懇之歸道人不顧見者曰
彼頹然者非爾翁耶道人亦不答及探跪者乃知是道人次子
年已古稀矣號泣數日而去又三年始到茅山萬曆己亥大宗
伯王忠銘公迎至番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庶皆以得覩道

人為幸予因執弟子禮延入太常署舍居處旬餘大約道人以
歡喜作緣以遊戲說法冬夏一衲不襦不袴叩齒掠髮不輟于
時浩歌大咲不絕于口能一日九食又能九日一食飲輒數斗
葷蔬惟適上不洩而靈根時灌下不漏而洞府常虛贈以金帛
多不納即納悉付其弟子隨給道路貧人年九十有奇而冰肌
玉骨若四十許每誡予早絕塵紛杜絕惡趣予不覺其而不苦
神遊于十洲三島之間也因紀之以傳道人之槩并期自奮以
脫此窠臼云

詩嘲朝臣

天順辛巳七月二日曹吉祥曹欽與錦衣衛指揮逯杲都御史
寇深謀逆恭順侯吳謹聞變告懷寧伯孫鏜達上不得啓門五
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明朝臣多避走逯寇二公首被殺僂

李閣老被執時不死比明孫鏜會官大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
恭順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
當學士叩頭如吠犬謂宰相李賢尚書鎖頸似牽羊謂吏部王翱萬安叩
首稱三叔恭順當胞戰一場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
皇嗚呼為人臣者不能制賊于未亂臨難又坐觀成敗若李賢
王翱小人之尤也其他諸公薄乎云爾惡得無罪觀此詩詞頗
亦厚矣

汝寧異燕

始汝寧燕秀才夫妻年四十無子一日其巢梁燕產三卵于几
上其妻煮而食之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
其久而無別也即畜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
人聞之因遣郡造其家三子出見童非矣考以課稅大加賞譽

解贈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異聞
貴治有一產三女者公以問人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又與
見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為主婚各以次第配之其婚配
後女家云女母食三燕卵而生三女其燕之其家巢梁燕焉夫
簡狄吞燕卵而生契豈燕之異自古已然哉

王逸季夢

大倉王弇州季子士駿素有聲菘林而性甚佻聞近婦人萬曆
丁酉忽夢閫君逮至庭下叱曰吾姑未罪汝命卒引之一室見
群麗畢集駿徧視之皆其生平所暱幻形至者也其一素不識
問卒卒曰此即爾暗中誤為某婦與合者駿曰是也吾業悔無
及君何以示我卒曰爾第斷葷一更前轍可矣力白王得放歸
覺而深自引咎持齋佞佛如是者半載餘一夕閫中邂逅私人

父相睥睨遂不能禁不數日奄化愆之于人甚矣哉即聰明男
子亦脫此窠田冥報無以逃也惜哉

刀筆辨

長洲鐫工馬士龍與錢塘傭書人郭天民同集吳叔華家馬長
而郭幼郭不之讓與爭座馬曰乳臭兒敢我仇耶我聞刀筆吏
柳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賊老賊我有筆如刀柳筆在前
乎刀在前乎馬語塞竟讓郭坐即俚語耶然鬪捷一時各擅其
巧可供談麈

馬報仇

吉水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
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
餓虎口耶時指揮曹能柴成與王素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

公誠為國出力乎某等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
曹柴望走公陷圍中不得脫賊欲降公公大奮罵賊以刀斷其
喉及右臂馬自死所奔至府九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
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
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于王同知王已得馬而不
償值觀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莖豆亦不止王自
起視攬馬驟嚙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擣其胞仆之地翌日同知
嘔血數升死

點賊

錢塘一點賊見林中書家銅爐瓶列堂几遂寫林姻家帖板胞
前半露外又偽寫林回帖藏于袖趨入林家閣人問所自曰余
某家主人有帖借爐瓶閣人曰家翁正在廳汝自入見賊徘徊

顧盼見林君入即望內作叩頭狀須臾携銅爐瓶將廣回帖仍
板胞從容而出向閣人拱手曰已借得爐瓶矣竟肩之而去又
桐鄉一老媪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媪門
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鬻耳入門見無人棄石于地負磬反向
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包磬後負而出內外皆不覺即
穿窬細行非徂詐不能視梁上君子此較巧矣

理齋戲語

鳳林夏五名景倩者延師創題自詡子以不稱欲再延妻曰何
為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處秋諸理齋先生亦館于夏戲
為口號曰夏五本是五增口却成吾四維又未去如何又請羅
又夏五甚短妻極長每同立夫僅齊妻乳先生偶見作歇後語
曰夏五官人罔談彼夏五娘子靡恃已有時堂前德建名剛剛

撞着葉珍李一時哄然

陳明遠

興化陳明遠嘗舉進士過泗州遊普照寺見老僧讀金剛經僧顧明遠曰子亦樂此耶遂以授之明年從父鑄官海陵忽病死將大殮子復溫移刻乃甦自言見囚卒深目虎喙驅之西北行勢甚異所經皆廣野漸逼大河府治嚴密三卒先入一守明遠于大門外須臾一僧乘虛而來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呼明遠前使自懺悔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其季父也亡已三年矣云我今錄寃簿然非佳職也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會稽常若不及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廡見囚繫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遂復引出趨東南見井問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以欲雨時而途中所

遇徃徃皆昔日豪俠不羈之士趨趨狼狽若為物所迫求亡匿而不可得者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僧執杖端以末授明遠而導之始涉淺水既而漸深將溺因驚呼而始甦見明遠再生傳

張氏子入冥

御史張西銘希載雲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而屍不冷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母詢其所以答云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覺二吏夾持我行通衢間人烟市肆不異人世到一公廨制甚卑下吾父及伯父竝立于門見我呼問所以來答云適在家為二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詢家人安否及生計甚悉我一答之父曰汝勿憂汝命未盡到前司當得放還且戒云前頭人與汝湯水却不可食食便不得歸矣吾敬諾吏引向一

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頭面皆詭異可怖吾見案上有一卷書
題曰註死簿揭視之首一行曰某日府學生周某午時死府吏
朱某戌時死又欲視其次二吏見之呵曰小兒那得看此以手
掩之已而主者出呼問姓名檢簿看畢曰非也姓同名異所追
誤矣命吏送還仍到向處二父猶在喜謂我曰從此去可速達
家遂循而歸不覺便活耳母聞其言不甚信遣人陰察兒所言
二人至其日周生者晨自學舍歸及門中風至午死朱生晚間
猶無恙至昏時而鎮守內臣過其地朱正轄夫役以人數不足
死杖下時刻不爽始大異之時希載從宦于外母貽書令市褐
紗五百疋製僧服為兒懺悔希載道吳江以托盛醫官買之為
盛具說如此

嚴震

嚴震直字子敏湖之驥村人有寵高皇朝累官戶部尚書後
奉使安南死于途歸葬郭外他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
舟云欲至驥村及到嚴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
畀汝乃登岸一足踐于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叩其家曰
適有老公附舟入門今安在訝曰無之顧地上有足跡循之乃
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唐玘

吳縣吏唐玘嘉定江灣鎮人年十八習吏事嘗送客入城歸倦
甚隱几而卧忽冥然如夢見兩皂衣牽馬來曰崑山某官邀君
飲玘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入崑山南門逕迤延瓌城而行忽
復有二人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來追遠限者汝不得復乘馬
即捽玘至地出袖中綆繫其頸行抵山王廟門下入報內傳呼

召入跪于庭神衣黃袍插金花侍衛甚衆謂玘曰知汝有吏才特召來為我掌四殿八廂公牘指階下竹笥玘不之曰此皆文案也山王為崑城妖神玘素知自念一承職亦楚生矣因力辭曰某素不諳吏事亦不識一字惟大王哀免再三強之固不從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備極痛苦不堪而玘執詞愈堅神無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提置廡下而別書牒令人持去追某縣某人來去約半日追至一人神復以前語語之此人欣然拜命神喜即為易冠服領十六笥退入司中神呼前兩人送玘付土地祠令轉達東嶽還魂至祠土神冠珮出受牒自遣部下兩隸送詣嶽祠既到停門外入投牒未出現望之見嶽帝冠冕赭袍據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紗帽者不知幾百而庭下往來擾擾又數百人玘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門諸人不堪踐踏躊躇間忽門

內有人出呼曰即君何為在此視之乃唐氏故僕也玘具說前事僕曰即君當復生吾今送歸玘告以足痛僕曰當覓一舟相載也扶玘至岸下一空舟無頭尾僅有腹板登之縮脚而卧僕立舟上不見其鼓棹而舟自動祠下去家約四十里頃刻已至又掖而升岸回顧失僕及舟所在入門為門限所蹶惶然而寤以手摸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也乃以足蹴其板家人聞而駭之亟揭棺蓋視玘已活距死時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憊不可起破棺後一板始得出灌以姜汁氣息纔屬而雙目昏暗手足皆傷厭、未有生意方謀迎醫忽有全真道士過門乞齋聞之謂其父曰吾能治之但須先灸其胞穴若知痛乃可生也父喜引入爇艾灸之火方燃遽呼痛道人曰生矣然猶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藥一錠形製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調其半灌之畱

半以待昏時服藥盡則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救治具以待道人
不食止啖水果飲酒三杯而已抵暮告去去未久家人覓
所藏藥已失之于是交相尤恨以為必無生理詰旦道人至告
以故咲曰不足惜也復出半錠與之正昨所失者家人愚不以
為異贈以十金道人咲曰我方外士安用金為又以布二十疋
曰且留之明日來取遂去竟不復至玆得復生之後備述真中
事如此

張都憲

都御史張公恭肅寧人少時貌極醜嘗得危疾夢其人以罪被
逮當論死已白于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揮刀
霍然頭落其魂遂入冥司見閻君曰此人無罪應得受生判生
山東民家為男子遣吏卒押送見一大雞前導已隨而行其年

蓋扁酉云至其家婦適坐蓐遂投胎而生既浴置坑上家人環
視或指之曰好一小兒俄身漸長大又曰何詎如許遂驟然而
覺乃長眠榻上冥然經日矣旦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頤
偉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音居
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公後舉進士歷任至今官

幼女殺二虜

沿塞居民苦虜有穿井以待者虜至則舉家入井匿其旁虜不
能害偶一家夫婦已老只有一女甫十五將入井避虜而虜
迫夫婦相携奔山顛只女入井中二虜見之以為奇貨一虜入
井以繩縛女一虜居岬者携而上解其繩與井中虜自縛岬虜
復携之將至半而岬虜力竭有憊狀幼女伺其傍遂奮力推之
下井二虜方計不知所出女即呼父母下山以石亂拋井中二

虜俱斃女之父斬二首以獻得厚賞經歷孫金吾談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興從復典妓為妾日飲于西湖鷓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錘一富翁見而心艷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荅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為母使煉之客入鉛汞煉踰十日客約以長鬣突至給曰家雁內艱盍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奈可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主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啓櫃視之佯驚曰事敗矣汝侵余妾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錘疇客客作怏怏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為幸卒不悟已為客賣也嗟嗟始為利誘既為色迷求羨得羸又奚怪焉

鬻棊

構李旅店忽一老人杖策荷蓀以賣棊為事及暮必醉醉必浩歌甚樂如是者月餘其棊不販不益而鮮紅美潔日滿于器主人疑之夜偵其狀見老人用香爐盛土植棊于內輕手拂拭口若誦呪隨即屈膝偃卧爐中俄而葉俄而花又俄而實遲明則累累垂熟矣主人竒其術因與結歡密邀飲願受教老人曰此太上養道法給身有餘給家不足君有家口累縱學無益于君主人哀懇數四拜伏不起老人曰君意既誠當教汝第市肆非煉學之所須往深山授之因與約日偕行主人喜極且私計曰此術甚簡妙若夕種千頭則朝得萬錢不數富可大富何謂止可給身乎及期欲行老人曰君貪心甚熾已為太上所覺事難教矣不然予罪且不免主人嘿然再拜謝過老人曰機心既露

雖悔何及越宿老人竟去不復來矣明年有同店者又見老人在廬州賣枇杷云

還孤地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侄娶嫂地基僅一間許其孤發莫誰何惟旦夕焚香稽首叩天一日半空中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娶至晚忽人杳不復見矣

施藥陰功

嚴冢宰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隣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亟計碑止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生弱冠登甲辰第

潘婦

肇慶府學生程衡之妻潘婦訓導陳紀召之還文昌諭也寄銀二百于衡音問不聞越五載紀召與衡皆死矣家又犯盜或說之可因而為利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待紀召子思忠至乃舉還之封識如故事在隆慶庚午年間也夫潘非有學問之素而廉操自其天性閨閫之內幽獨之守亦從心之所安耳

誤死

少叅梁公自言微時曾病死兩無常縛之以去見城隍居于側室梁至案前隍索籍按之駭曰誤矣公後祿尚遠何故至此重撻兩無常命乘輿而返椽卒數輩皆索錢谷曰我得活願重酬椽卒又附耳曰君若不靳可置廊下受惠多矣倘一進殿內當

為官物我輩何有焉少頃梁蘇即呼弟持錢十萬化于城隍廟之側廡及歸言大殿方在修葺神遷千傍竟與死時所見相合後萬曆壬午歲余家司馬與梁公同宦楚藩所談甚悉梁諱問孟河南衛輝人登乙丑榜官至僉都御史

○竹月三無

廣文姓王號竹月者老邁而鬚齒已落更闕一耳其同僚戲為之語曰竹月號三無無耻之耻無然而無有爾則亦無有乎聞者皆稱絕倒偶繡衣使者蒞府各縣屬候見于官署中談及三無之語以為咲謔及縣令與竹月同至繡衣前而觀其狀思及前語不覺咲有聲繡衣疑令慢已詰之令因以實對繡衣亦大咲疑遂釋

○男飾

金陵女黃善聰者年十一失母父販為業乃令為男飾旅遊數年父死詭姓名為張勝有李英者亦販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為伴寢食與同恒稱疾不脫衣襪踰年與英偕還鄉已年二十矣突然裁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為來乃咲曰我即善聰也已而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曰苟有汗死未免也姊信之如返初服越三日英未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忽忽如有所失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親隣交勸不得已從之按女易男飾者南齊有東陽婁逞五代有臨卽黃崇嘏國初蜀有韓貞女茲又見善聰焉

尼計殺賊

語溪東里三元廟女尼奉神甚虔五月間縲絲有人祈籤神前
夜將盜之尼偶覺至夜滾燒繭湯自匿竈傍屏息以俟果有盜
穿垣而入將取絲尼即以湯潑賊賊立仆尼慮累已移屍于河
明日其兄從屨潭經過見一屍浮水有巨蛇繞頸逼視乃其弟
也屨潭去尼所三十里許時非急流不知一夕何以至彼而又
有蛇繞豈神默佑尼而示之報耶

子娶母

秀水鄉民李傑萬曆庚辰歲祲不能聊生一估舟泊河下以妻
易麥十石子甫離襁褓舍之而去未幾父亡叔撫之丙申歲子
年十九客河南光山縣有羨金欲買婦里有孀婦將再醮媒以
秀水客言婦欣然有首丘之思遂偕伉儷到家子先登岸語叔
曰此行幸獲利又娶室歸矣叔欣然曰幸甚頃之婦入叔熟視
大驚曰此即汝母詳詰果其母也子自經死夫母醮凡三原非
完婦遇合不幸無足憫者獨其子無心遭此人倫窮極飲痛以
死天何令至此耶

凌司寇殺儒

凌司寇雲翼蘇州人貴介自恣不束其僕吳縣學生章士偉憲
副美中公之子憲副卒偉賃凌別舍初移居偉書春聯數幅攤
几上凌僕懷之而去偉詈之竟被凌僕捶楚死諸生聚城隍廟
相誓戮力鳴冤誓畢即往訴雲翼翼知諸生之未預集壯僕百
許棍杖穢惡苛物畢具諸生未及數語翼大詬罵即入門蚤扃
擁眾撲擊諸生伶仃狼藉僅啓門檻從下一一鑽去巾帽衣靴
零落殆盡有被重傷者不數日悉斃郡中刊坑儒圖臺省交章
盡詆其惡子僅謫戍以僕填命云

新羅僧

武林馬生季王少叅禪理茹素誦經萬曆己亥季冬往枯蒼訪友歸恍惚失足至深谷梵宮隱隱天暮往假宿焉地絕清幽望竹林有佛火小寮間坐一老僧方瞳脩眉廣頤長耳披布衣一二層季王詢知為新羅國介師合掌再拜力叩禪機師曰汝從何處來曰錢塘汝從何處去曰錢塘師曰汝知所自來知所自去便是禪機次早季王歸潛以所携金納曇旃下師已知之曰留此無用命侍者與碎之縫于衲中行未兩日雪下數尺途中僵凍無算季王得碎金易食免于死以嶂巖峻僻不能再往嘗以為恨

雌鴛投釜

淮安鹽城大蹤湖漁父弋一雄鴛剝剥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

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漢父見之大駭不敢食洪振父談

桂林義姑

桂林女年十七未字人父若母皆蚤殞止一兄客死長淮遺孤僅數歲家貧甚無以供朝夕嫂有異志姑徐謂曰即不幸兄先朝露尚遺此一脉黃口呱呱母氏忍相遺耶我心匪席願矢志終身兩人者相依存此孤遂截髮誓不適人卒以全嫂節而撫兄孤夫姑特一女子耳完節保孤丈夫所難者女子能之史稱齊軍歷魯魯姑棄已子而抱兄子坐卻齊軍而魯以全如桂林姑者不亦千秋比烈哉祝給舍談

索棋駢語

德清章選部之弟叔達少機敏一日同數友過凌太學家儿上

見佛手柑一友有睥睨意生平以四六自負者凌戲曰君第為四六語索之何如叔達曰我代為之信口曰覩君佛手頓生盜心若靳分香寧其遺臭一坐絕倒

詠尹字

京兆尹訪蘇環既去環令男頤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身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張給舍談

誤解詩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辯潘四死

吳興潘編脩子文陽死于非命載前編未確文陽素性殘戾家

僕鮮當意者萬曆戊子六月輸粟入南都止携一僕過姑蘇買少年善謳者三人閨中獨挈妾之婢春桃與俱春桃妖而淫與一少年調謔彼此有心而未之遂又諸僕恨主鞭朴且垂涎主人金獨碍故僕難于措手後故僕亦遣歸閨六月間遂以藥酒中文陽與春桃淫畢起剗割主體如女屍藏之地板下共分金闔扉携春桃出門給逆旅主人曰吾主往淮數日必歸途中賣春桃而各操厚貨還家南印宣傳潘公子殺春桃逃矣逆旅主人懼累已鳴之官官至啓門止空室獨穢氣從板下起開視一死類女移牒吳興拘文陽抵罪前歸僕曰彼三惡少必作不軌矣令人徧緝悉獲詰春桃則已賣金華作倚門婦矣遂拘之與三惡少俱坐死是年仲春至孟夏文陽應死者有三殺僕妻一置妾死一盜斧劈一俱幸免乃南行竟罹大禍豈天欲酷示之

罰而故緩其死耶余又謂僮僕挑圍者不可睨亦遠害之道也
陸午臺為司寇時親鞠

牛王

有客自中原来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王居中
問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

姓名戲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強生稜角

義鷹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
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已而知其非探巢者啣巾來還
乃徑攫探巢之中而去太守詢其故因杖此卒夫禽鳥之靈如

此攫巾固已異矣誤攫而還還而復攫尤異方堪輿談

賢夫人

臨江御史盧秩配嚴氏秩按直隸時保定千戶朱剛無辜毆殺
三人事露以白金二千兩黃金二百兩偽為秩家書送夫人求
活嚴得書覺偽令子懷誠執送法司坐以律于是秩名位益顯
見王侍郎却金傳

神刀

噉喀之國有刀如竹葉者刮垢輒如新時申瑤泉柄政僅得其
一癸未殿試子用懋挾之以入懋與朱國祚聯座中貴人有以
饌貽懋者偶汗朱卷朱方惶懋而申即以刀刮之毫無痕迹是
年朱廷試第一夫朱宜大魁矣何以倏汗其卷豈天欲以顯小
七之神奇耶然則是刀也來自毳幕之遙入于黃扉之遠若天

預為朱公設也方朱公傳臚之辰兩燭遠峙而交輝于庭靈異何炯灼哉語稱天下福信非偶矣

○廁生

嘉靖末福清葉養陽公配林氏避島寇之外家適彌月俗謂女歸而產于家不利共驅之出林無所依歸敗廁而生兒因名曰廁未幾寇復大至林抱兒徒步足盡痕匿叢莽中兒啼不止林祝曰爾果吾兒當止啼兒啼遂止賊睨而過之亡何走失道至海墘海水鹹漬膚盡潰頃一老父過而詫曰賊且至爾以兒與我我為爾負兒前路當還林初不忍賊漸迫乃枚淚與之踉蹌行至前則老父以抱兒待笑問姓名不答忽不見林子三其一今少宗伯向高即廁生者史稱稷感帝武契出卯天生偉人固自不允宗伯生于廁天顯之矣見郭祭酒傳

僧化棺

正德間洛中士人張夢賢素奉釋教時有一僧來募化與齋不食與雖不取日必一至家人頗厭詫且詰其所以來亦不答如是者月餘賢先是曾得奇疾幾危置一棺于家僧必欲得此家人又大詬賢獨慨與越十四年賢舉于鄉又六年授某邑令晉兵部主政奉使琉球遭疾將終忽一僧不知從何來語賢曰今日送柩還汝柩在廣化刹中語畢忽不見賢云即往時募化僧也令家人至刹前柩宛然在未幾賢果死遂以貯之異哉余叔汝藝談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蘇州龔元之知府事嘗于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

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啓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于職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王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昇一僧至熾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脩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所見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却愈

守銀犬

閭門一民家以開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

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即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于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悞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叩門主迎商曰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撤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恨無及乃裹其犬而瘞之

村民遇土地

鄉中小民于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死

笑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何為而死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謂曰汝必死矣子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當落水死于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隣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誤耶抑聊戲之也

王絙

長洲學生王絙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鬻舉于蘇適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絙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旦往見純秘不言夢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為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如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絙方以為異既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絙

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絙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為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靈芝

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墻下產一芝明年連產九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三足鼈

庚午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食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脫形者驚怖號呼里甲聞之以婦謀殺夫而詐諉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鞠之得其情以為異物理或當有歸婦于獄召漁者立限令捕三足鼈來數日得之以獻即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

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漁魚云初被網于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見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群漁懼共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于官尋三足鼈乃連得怪物如違限必獲罪矣惟神佑之禱畢而網乃得畢焉竟不知前二物為何也按爾雅曰鼈三足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亦有但人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預選為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于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領鄉書弘治己未會

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于主文者有黃綠為華給事中臬所奏下制獄驗問華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為証將引入庭鞠道過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曰事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懸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為之竦然獨安甫所遺而夢中為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証獄事人多知之此不復列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皆自製嘗與其僕各市一帽既而曰吾帽竟與汝無別乎即瓜分之僕有所知少頃却回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其巧捷類此然陰險狡獪挾邪術肆為奸淫以故不齒于人寓宿富家與主人劇飲就寢主婦中夜輾轉不寐若聞有相喚者啓門欲出還回自疑促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覘之岐

鳳方裸體散髮跳躑為厭勝執而痛笞之幾死郡守祈雨觀中
岐鳳着道服髻髻負劔往謁守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蕩俄擲
其劔躡而凌空而去守大驚謂真仙來也岐鳳去語諸吏輩以
為咲已而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于新塘陸氏陸
氏弟兄曰季方季圓季圓死季方析產不均季圓妻何氏怨之
時大理卿熊槩巡撫江南大煽威虐至江陰何遂列季方不法
事迺訴于水次槩不受何赴水槩乃受之季方懼以黃金十鎰
托岐鳳入都解營岐鳳浪費殆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
岐鳳季方既伏法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御一舟自
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為之嘗抵蘇蘇人錢擘投之詞曰聞說多
才惜未逢羊來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飛儉四海何人是孔
融野市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

家山一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值竟病死卯中劉主
事珏買棺殯之死後三吳間有召仙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
平所為言事往々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
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雲際會秋我傳
靈德去伏劔鬼神愁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即至後試
之信然松江守私廨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父旱
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釋其意不答
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為鬼語不足憑問為一學官
言之對曰此世俗所禱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
名四喜詩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為是婢所竊猶藏廨後灰堆
中乃悟前語

餘姚戚瀾少時常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言被人執至一
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
非也追誤矣顧吏令釋之得還至中途遇雨憇佛寺步入一
室中滿地皆紗帽楨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人謂曰此非君
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
七品後瀾果以進士終翰林編脩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取鬻利息皆由
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脩整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屋間
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
其居止姓名終不答曰與君有夙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
是每夜輒至日夕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此舍人

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
之其人初抵諱困請主覆視記籍曾無虧漏更加研問乃吐實
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
君若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脩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
陽氣一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番此于君無妨也他日來劇
飲沉醉談益歡其人試挑之曰子于世間亦有畏乎姬以醉
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
遶身畔人欲不利于我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
也所最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
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逆而送之遙見其踉蹌仆田中往看
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胞臆隱熱下光盡飲
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中盛允高蒞鹽課揚州

陳氏有商于揚者道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

西山狐

范益者精于脉藥仕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
姬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西
山益悼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來就診耳姬去良久携
女至皆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謂姬
爾無隱當實告我姬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
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
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爾醜
類何得至此姬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
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姬及二女拜謝
而去是時 太祖龍潛淮右云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皇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卒是
年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
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
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
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敷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
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眾謗杜陵荒草喚
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坵斯文今古亦堪哀道
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
金滕策紫殿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
讀者哀之玩其氣格蓋似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辛酉以縣
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憇止道旁民家愛其門
戶蕭洒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郎方映牕悄悄獨立觀生丰儀注
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拜韶顏稚齒殆若天仙
生一見為之心醉遂巡設酒殺延坐談譁稍狎抵夜同入小閣
遂偕繾綣時其父適以他往經三日歸為家人所白翁聞之怒
甚將執焉既而沉思久之顧生曰爾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
鍾愛今一旦至此已無可奈何雖甘心于子不足贖吾恥顧吾
女猶未有家子能為吾婿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
從命遂偕伉儷番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
斷雨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自子
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櫬生竦然汗

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躍慟辭翁登舟女已先在矣從此舟行
月餘嘗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不離至啜茶亦
于杯中見之生迷罔憔悴遂成瘵疾家人研問始具述其事疾
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

盛氏怪

郡醫官盛早被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壬申夏四月盛罷
攝携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因憑而為厲初有犬自外啣一死狐
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
見從此妖變百出噐案互相擊撞牀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在
室忽鑽于榻下杳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
猪瞥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牕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
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屋端午日有醫生饋猪頭置肉板上

連作聲長鳴剖為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饋齋饅頭者方持之內
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為徙居城中乃稍止後盛
三男連死家俱患病死喪狼藉後乃安

人為牛

蘇城大石巷唐豆腐家以磨麵為生其子婦陸氏有弟死四年
矣唐之季子嘗晝寢假寐夢陸子來語之曰予不幸死被罰為
牛今賣于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視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
驚覺問之其家傭工兩日前正買二牛一小者目果有白翳後
賣者來說此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輸
嘗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為果報云嘉定富
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托生其家
為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毋論

價全尋到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徒而
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帷幙擇芻豆精好者以飼之數
歲方死

顧鎮

正德辛未夏疫癘盛行葑門瓊姬撤西居民顧鎮家老幼皆染
疾因祈于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災適巡撫開倉賑濟鎮入城關
領偶忘其誓于肆中買魚三尾酒一壺飲啖畢附舟而歸不以
語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頃而終家人見三小鱗鮓其背及
殮文見三魚躍入棺中索之則不復有矣問之同入城者乃知
鎮前所食正此物也神蓋以示警云

王變

葑門人王變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真殿燒香途中見漁

者持一鼈甚肥大樂素所嗜令從者買之先歸烹煎既入廟一念在是殊不誠恪歸而食罷至暮其陰側忽腫一塊痛不可忍數日幾死禱醫百方不效延巫者周道虎附覘召將判云温元帥下報壇申時玄天親降東南方黑雲為驗至時黑雲起于巽隅隱隱見披髮仗劍者立雲際滿室中檀麝香氣氤氳須臾乩大發入變寢所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湯洗腫處腫破出一骨首尾形狀宛如一鼈創合而愈自是其家奉真武甚是虔恪

猪犬生兒

壬申春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雛猪頭而人手足十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兒形狀皆人但足根短皆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理或然也

梓潼神

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為人愿慈鄉間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鐺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于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綠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迎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任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夫人一品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頤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来者耶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于邸報予里人卓回者往年商于鄖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縷約數十

莖長數寸人目為三鬚娘云

王主簿

張氏據蘇日昏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析產求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咎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于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揖而問曰丈何緣來此主簿呼之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有所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未藏卧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母競又要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楹上君為我語之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人早晚有太兵到吳城城中人當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

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說曾相見狀妻怒以為妄言徐具道所以二子聞之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楹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遷于杭未幾數日而大兵圍城矣

鷄精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請仙召將諸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侄與為狎友嘗遇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鷄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于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款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暮來荏苒且經歲女間自言命屬鷄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

中昏沉如醉夢去則洒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
至比隣人家亦無之必崇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
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
枝書符呪水欲以辟之女未如故或密藏符于懷袖間女輒知
之怒曰汝乃疑我以手挾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
其以周易一冊置裹肚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舍去一夕
與數友同宿王櫛所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夜中衆聞元善叱罵
聲起視見其身憑于牀類交合之狀已而遺精在席上元善如
夢覺衆大譟逐之見悵頂一黑團作鷄聲飛出牕外乃相與延
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善謝曰無遂我我數日將往無
錫托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于野地
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取債子

長洲陸墓人戴容以鬻瓦器為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
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卧牀禱者半年醫藥禱祠
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
具為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媪挈舟艤岸款
門而入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
媪爰深難割今念令嗣者亦欲一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
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安有見期如媪之言非所敢望也
媪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媪曰吾將引到一處即當見
之然翁媪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其妻偕入舟媪
戒不得妄窺鼓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廛中居民稠密媪導以
登遙見其子立來蒲中方持槩為人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

母喜可知也。子言兒今為此家開鋪，正念母欲一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姬招母入舟，以箬蓬密覆，嗟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少選，便出裝飾，大異儼一牛頭夜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我正欲報人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抱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姬謂曰：已見之乎？放舟復還，故處述所見于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姬母亦不復見矣。

姑嫂殺賊

正德末，申間往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眾，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部將于道，度勢不可勝，即跪俟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汙之。時賊大衆已起營，獨所遇賊來擒去，嫂不得已，聽所為。次及大姑姑，俟

賊上身，即將兩手交按賊頸。小姑以死立其身，賊時已斃，作力不能起。嫂即以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予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莫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川婦之事，大畧類此。然花娘斃賊于醺酣，而三婦乃斃賊于倉卒，此尤奇快也。

